

貂 蟬

王 獨 清 著

上 海

江南書店印行

1929

貂 蟬

王 獨 清 著

上 漢

江南書店印行

1929

1929 6 30 付排

1929 10 1 出版

1—2000

所 版
有 權

每冊實價大洋八角

王獨清著作書目

-
- 聖母像前(詩集)
死前(詩集)
威尼斯(詩集)
楊貴妃之死(歷史劇)
埃及人(詩集)
ll.D E C。(詩)(發賣禁止)
前後(文扎集)
三年以後(小說集)
自由(講演論文集)
獨清譯詩集
其他選集
獨清詩選
獨清詩廿首選
獨清詩文選

貂 蟬

我用我熱誠的忱悃
把我這個劇本
獻給
我面前的時代
和
是這時代中爲自由鬥爭的人們。

獨清

序

看過我底“楊貴妃之死”的人再來看我這個“貂蟬”時，那他一定會感到我這兩個劇本底內部是流貫着一種相同似的生命的。

我在“楊貴妃之死”再版時加入的“作者附言”中已經把我創作那個劇本的立意等等約略地說過一些了。現在這個“貂蟬，”雖然直到今日纔得完成，可是我開始動筆是在“楊貴妃之死”出版後不久的時候，這中間創作時所受的動力實在和創作“楊貴妃之死”時有相同之處。因為，我本就是用創作“楊貴妃之

死”的目標來創作這個“貂蟬”的。

這個劇本經過了我好幾次的停頓，其間因為忙於實際的事務或其他作品的創作，一直延長了很久的時間。今日能夠完成牠，却並不在我的努力，而完全是朋友們催促和勉勵底結果。現在，我總算是把我這件工作整個地交了出來，牠底好壞，那只有讓等待看牠的那般親切的朋友們去評價，——我把我的作品公開出來了以後，那作品便不屬於我所有了。

在這兒只有一點，使我自己覺得還足以略一回顧的，便是我把中國最普遍化了的，最通俗化了的，幾乎無人不知道的兩個歷史上的女性——楊貴妃和貂蟬——曾用來作成了兩種劇本，曾用來作成我理想中人物的模型，在我目下能力可以做到的範圍以內，算盡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文學上宣傳（假使我兩種劇本能當得起這兩個字的時候）的任務。

首先，我要請歷史家恕我對於歷史上人物的任意處理。“楊貴妃之死”出版了以後，便聽見有許多人批評我所處理的人物和歷史上的不合，以為是對

歷史犯了不忠實的惡德，——這個，我不願在這兒對這般曾注意我底作品的批評家取反攻的態度，我想凡是真正了解歷史劇底性質的人一定已經會代我作了“不平鳴”了。現在這個“貂蟬”，若是再有緣到批評“楊貴妃之死”的批評家底眼中的時候，那一定又要惹出些對我不滿的言論。因為，我在這個劇本之中，把歷史上的人物幾乎大部分都予以變更了，——特別是，我把這中間的主要人物從那已死的形體中復活了起來，投以特殊的，新鮮的生命。我想這個一定是會引起一向善於眼眩的批評家來發露一下他們驚詫的呼聲的。並且，再進一層，我這個劇本中的許多情節都沒有完全照歷史上所留下來的那些死的遺蹟去映寫。我只是把歷史當成一塊被火山傾陷了的名勝的土地，我要在牠上面用我底情熱從新地建築一所有生氣的建築物出來；我所採取的石頭不妨是太古的化石，可是我不把牠們僅僅作為陳列的死物去看待，我一樣用我底情熱把生命的火力吹進牠們底身中，使牠們成為我底新的建築物底新的原料；——我底歷史的藝術觀便是這樣。我覺得尤其

是站在宣傳的觀點上更非使作家用這樣的手法不能夠使歷史的藝術發生時代的效力的。我誠懇地希望時下的批評家肯來注意我這個見解。

我記得曾有一位朋友批評我底“楊貴妃之死”中的楊貴妃，以爲我所表現的特別的地方便是她那種猛烈的轉變。這個觀察至今還使我感受着一種被觸到待觸處的快感。那是千真萬眞的，我把歷史上陳死的楊貴妃取來安放在了一個鬥爭的與悲劇的境地，用民衆憤怒的高潮來包圍在她底四週，先把一種慘淡的與苦痛的感情放在她底心身之中，然後再給予她一個轉變的勇氣。我底意思便是我上面所說過的，是要使死的成爲活的，是要用我底情熱去恢復那已死的形體。這樣，楊貴妃便不是歷史上的楊貴妃：她是由平凡而成爲偉大，終之便成就了一個甘心受民衆裁判的犧牲者了。現在，我又來用這種手法處理了貂蟬及她底身旁的人物。我們看，我給了貂蟬些甚麼？我給了她一個沉思的與殉教的性情，我給了她一個時代底刺激和一個環境底壓迫，我給了她一個不安定的生活和一個渴喊着自由的心境，然後，我

便給了她一個轉變的勇氣。在這些中間，我更用了許多憂鬱的詩意，許多悲慘的色彩把她托襯了出來，一直到她底最後的時間，纔用了火的熱力奪去她銀灰色的月光下的生命：她在我們底眼前竟然變成一個爲自由鬥爭的勇士，竟然變成一個爲自由犧牲的聖者。並且，同時她底身旁的人物，呂布，王允，都跟着轉變了他們底生命了。

照這樣敘述，我並不是想加些誇張的虛文在我這個劇本上面，我只是爲揭發出我創作這個劇本的着重的所在。我似乎再不用在這兒多加解釋了，我相信會看文學作品的人一定能領會出我創作這個劇本時所用的苦心的。

但是，這個劇本和“楊貴妃之死”却也有最不相同的地方。固然我把楊貴妃和貂蟬都一樣的用來作成理想人物的模型，可是這兩個中間的差別却是非常明顯的：楊貴妃雖然是在民衆面前作了犧牲，但是她底犧牲，幾乎是爲了她一己底情愛；貂蟬則恰恰是個反對，她把一己底情愛放在一旁，甚至還借一己底情愛去實現她爲民衆利益的希望，她便在這種

公與私的交錯之中作了她底犧牲了。再其次，楊貴妃處處都露着一種病的傾向，她底轉變，她底犧牲，都是由掙扎與絕望中得來；貂蟬則又不然，她自始至終是一個健全的人物，她處處都在求生，她愈到臨死的時候，愈是沒有僵感了。——這些不同的地方都是非常明顯，一看便可以看出來的。要是有人問我：爲甚麼要這樣表現呢？那嗎，我可以回答：因爲她們兩個在歷史上階級不同的原故。

前面已經說過我底歷史的藝術觀了。這個“貂蟬”，要是所着的和近代容易接近的色彩比較“楊貴妃之死”還要濃厚的時候，那在我，正要算是一種成功。因爲那我是達到把我底情熱傳給已死的化石的那種目的了。我在這兒沒有計算這兩個女性在歷史上前後距離的必要，我不是在做歷史，我只是採取她們來爲助成我新的工程的。

其餘我再不願多說甚麼了。我只望我這個劇本能符那般等着看牠的朋友們底熱望。

最後我在“楊貴妃之死”底“作者附言”中已經說明了我那個劇本之得以完成是由於一個政治上的突

變。那個突變，一直到现在，還是依然地繼續着。我可以宣明我這個“貂蟬”便是承繼了“楊貴妃之死”的態度而作的。凡是“楊貴妃之死”沒有完全表示出的，我都給補充在這個“貂蟬”裏面了。

請看罷！我把爲自由鬥爭的戰雲佈滿在這兒。並且又使一個總合的偉大的呼聲從這兒突進了出來，那便是：討暴虐的民賊！

是的，討暴虐的民賊！——我也隨着這個呼聲這樣的叫喊出來了。

三，一，一九一九

人物

董卓(太師——當時軍政權之獨攬者。)

王允(司徒。)

呂布——字奉先。(董卓之義子。)

貂蟬(王允之舞女。)

李儒(董卓之婿。)

賈氏(李儒之情婦。)

李催(董卓之部將。)

郭汜(董卓之部將。)

李升(李儒之家僕。)

夏候文初(醫生。)

李儒之第一家將，第二家將，第三家將及其他家將。

貂蟬之第一使女，第二使女，第三使女。

董卓之第一侍妾，第二侍妾，第三侍妾，第四侍妾及其他侍妾。

保姆

文官等

武官等

舞女等

使婢等

僕役等

侍從等

衛兵等

甲士等

賓客等

市民之羣

其他

地方

長安

第一場

長安城中李儒之私邸。

場上爲一外堂。

李儒及其家僕李升登場。

李 儒

我這兩天真悶極了！你看，已經是九月了，這種涼氣侵人的天氣，越發使我不好過……應該想個法子消遣消遣纔好。

李 升

主人爲甚麼近來這樣的不高興呢？

李 儒

說起來也並不是“近來，”不過“近來”有許多事更使我不得意罷了。你是知道的，自從我底夫人死了以後，我底心緒總是不好，一直就不好到現在。• • 唉，李升，你是當我年青的時候便在我故鄉底家中服侍我的人，我底脾氣你總是沒有不明白的：我這個人對於無論甚麼事都可以放得下，就是對於這層——男女間的愛情——對於男女間的愛情却總是看不大開的。你一定明白，我一向對於這層，最喜歡用死心眼，往往弄得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太傻了起來。——這個或者是我底缺點也未知，但是像我這個天生成的情種，有甚麼法子去改掉我底性情呢？• • • ——哦，我適纔在說着我底夫人——是的，我底夫人死了以後，對於我底精神上實在太不好了。我底性情是這樣，死了一個女人的時候，心裏總要有很久很久的不好過的。

李 升

這個我是知道的，主人和亡故了的主母一向實